



門後等待的眼神

吳詠明 著

—— 因為擁抱了愛，才有悲傷 ——

鍾 愛 集



門 後
等 待 的
眼 神

吳詠明

鍾愛集

門後等待的眼神

作者／吳詠明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理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

定價／一四〇元

ISBN 957-8650-20-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 錄

第一章	噩夢	0 0 1
第二章	你的眼神	0 1 9
第三章	緊擁你在懷中	0 4 7
第四章	異鄉的況味	0 7 1
第五章	期待的脚步聲	0 9 3
第六章	把一切留給明天	1 1 3
第七章	真的在一起了嗎？	1 3 7
第八章	愛恨一體	1 5 1

第九章	雨中旋律	1	8	1
第十章	愛你的記憶	1	9	3
第十一章	對立與爭執	2	1	1
第十二章	回到愛的原點	2	2	3



第一章

噩夢

夢中，他被好多人押著壓著，他奮力掙脫，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張邪惡的笑臉，訕笑聲不斷，這可怕影像破碎又聚合，如此反反覆覆，他是被綁在空曠平地的柱子上，緊緊地綁著。憎惡的情緒使他的腦袋像幾千萬根針在刺，像被大石重重撞擊，又像被鉤子撕裂般難以忍受。

意識恍惚中，他聽到一些軟軟雜音，像低聲耳語，又像撥動東西的聲音，似乎還有腳步聲，或者是？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分辨了。

他奮力想睜開眼睛，無奈眼皮千斤重，矇矓中，他看到白色天花板，燈管透出陰森冷峻的光，覆在身上的白色被單，粗硬而難聞，直覺告訴自己，這不是他華麗柔美的家，「莫非這是……，哦，不，這一切一定是夢。」他掙扎著想移動身體，右臂伸了一下，引來一陣巨痛，有些沮喪，結果這心情使得頭痛欲裂，他發覺頭下枕的是冰枕。

頭痛得使他難以忍受，很自然地他想坐起來，但才蠕動一下，便感覺全身又僵硬又酸痛。耳畔傳來裙子走動時嗤嗤的摩擦聲，他想喊又喊不出聲音，想動也動彈不得，只好無助地放棄了掙扎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強烈的消毒水味，嗆著他的鼻子。

這時不知誰正高談闊論著，他脆弱的腦神經，禁不起這個音量，頭因此痛得全身神經跟著緊繃，他感到一陣強烈憤怒襲上心頭，他要制止這些人，結果卻聽

到一陣一陣笑聲。

「上天，告訴我這是一場夢，只是一場惡夢，我要快些醒過來！」他祈禱著，但任何不愉快的情緒，只有增加頭部的痛楚，他所做的努力都白費了。迷迷糊糊地他又睡著了。

夢中，他被好多人押著壓著，他奮力掙脫，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張邪惡的笑臉，訕笑聲不斷，這可怕影像破碎又聚合，如此反反覆覆，他是被綁在空曠平地的柱子上，緊緊地綁著。憎惡的情緒使他的腦袋像幾千萬根針在刺，像被大石重重撞擊，又像被鉤子撕裂般難以忍受。

驀地他醒來，滿身大汗，雙唇焦燥，終於能睜開眼睛，他看看四周，舉目所見都是一片冰冷的白，他確定他是在醫院的病床上，「我怎麼會躺在這裡，是病了？還是？」他發現他的右手臂被石膏裹得緊緊的，「怎麼會這樣？我的全身機能還保得住嗎？天啊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的腿還在嗎？我的手還能動嗎？上天啊，發發慈悲，別折磨我了，讓我安安全全度過這一劫吧！」

一名護士走到他身旁，他盯著她看，企圖從她臉上搜尋出答案。她將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，當手指離開他手腕後，溫柔地對他笑一笑：「你總算醒了。」她身後走來一位醫生，熟練地用十指在他身上各處敲敲打打，檢查他自主反射情形，然後看看他的瞳孔，之後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楚先生！」他的語氣充滿安全感，但隨即又離去，留下他一臉茫然。

他漸漸清醒了，思緒愈來愈清明，他開始搜索記憶，企圖拼湊出事實。他記得過去發生的種種，但越接近現在的越模糊，甚至分不清是實際發生過，或是夢見的，還是想像的，他對為何受傷，及受傷前的一段日子，全然沒有印象，他甚至不曉得自己昏迷多久，現在到底是星期幾。

一股莫名的恐懼升上心頭，他害怕自己是不是錯過了什麼重要的事，這個感覺令他不安。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身體，他知道自己的肋骨斷裂，手臂骨折，肩膀脫臼，一隻手臂橫躺在胸膛上，另一隻手腕上吊著點滴，他不禁嘲笑自己：「小子，你說還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。」

一陣脚步聲走進來，他吃力地將頭偏向一個歪坐在沙發上的男子看去：「伯文，告訴我，發生了什麼事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？」

他沙啞急促的聲音嚇了康伯文一跳，他條地站起來，滿臉笑容地走上前來握住他的手，「快半夜了，你總算醒來了，好兄弟，感謝上帝保佑。」他聲音高亢，語氣中顯現抑不住的喜悅，他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繼續追問：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？哪裏還會痛？我快擔心死了，需不需要找護士來？」

「不要，我用不著護士！」他用盡力氣說出這話，並抓住他的手指說：「告訴我，到底出了什麼事，我想我是發生意外了，但是爲什麼會發生呢？我覺得很莫名其妙，因爲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！」

伯文笑一笑，用另一隻手拍拍他的手臂，溫和地說：「兄弟！算你命好，你昨晚在姚明家吃晚飯，不知怎地從樓梯上摔下來，一直不省人事，把姚家人嚇死了。他們打電話告訴我你在這家醫院時，我也擔心得半死。」伯文深深地吐了口氣，讓心情稍平靜一下後，爲緩和氣氛，他改用詼諧的口吻說：「那地毯下可都

是石頭鋪的樓梯呢，你真是好狗運！」接著他哈哈笑二聲：「老兄！都什麼情況了，你還是這麼凶悍！」

伯文看到他有些不耐煩，想他受的折磨也夠了，自己實在不該再調侃他，因此正經地說：「昨天是星期二，今天是星期三，楚天兄，你昏迷足足有廿四小時了。不過不必擔心，醫生說你很快就會康復了。」

「廿四小時？上次我們一起去兆遠家打網球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他著急地皺緊眉頭問。

「一個禮拜以前，上上週六的事了。」

「這——」他努力再回想，可是無效，「這是我記清楚的最後的一件事，之後……」他繼續努力回想，但愈想頭愈痛也愈不安，心情愈亂，腦中除了一些極其模糊的晃動影像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他沮喪至極，惶恐及不安占滿心胸，這情緒使他感到納悶，他恍如做了一場夢，夢中情景不復記憶，夢中感覺卻留存著，「像……，天啊，你身心的創傷已

夠嚴重了，還有這種心境，哈！哈！」他在心裡揶揄自己，但禁不住地竟笑出聲音來，這笑充滿滄桑。

伯文因他的苦笑而愣了一下，弄不清他為何如此，「老兄，你還好吧？」

「我很好，倒杯水給我吧，我嘴唇乾裂了。」楚天用舌頭舔舔雙唇，以此轉移自己和朋友的注意力，因為任何的思索，只有更增加腦部負擔，更讓自己情緒低落，不知所以。

「哦！對不起，我大概是最粗心的『看護』了。醫生說你暫時還不能進食，包括喝水，但是可以用棉花棒沾水塗在唇上。來，我幫你服務吧。」

楚天看著自己的朋友細心地幫自己抹嘴唇，解除他焦渴的難受。這個平時常和自己互相調侃、互相抬槓的「酒肉朋友」，這會兒成了他的支柱了。

兩人沈默了一會兒，伯文才剛暍坐在沙發上，不一會兒，又立即站了起來，像想到什麼事般拍一下腦袋。「看我多健忘，公司女同事們建議我買條護唇膏，來，現在我幫你塗上，免得嘴唇乾得太厲害。」說完，不等楚天回答，便一個箭

步地走上前，迅速地從口袋中摸出護唇膏幫楚天塗抹，他隱約聞到蘋果的香味，這是他喜歡的味道，死黨畢竟是死黨，再怎麼粗線條，還是貼心的。楚天看著博文滿意的表情笑一笑。

突然他感覺全身顫抖，胃部痙攣翻滾，整個人好像車子在北宜公路上九彎十八拐一樣，弄得人頭昏及噁心。博文看到他痛苦的表情，人想坐起來又坐不起來，於是立刻走到牀邊，快速抽出茶几上的面紙，雙手捧著承接楚天所吐出的綠色汁液。「醫生說你有輕微的腦震盪，所以會嘔吐。」博文安慰他說。

吐完後，他覺得全身更虛弱，他不願再想，頭痛使他無法集中精神做深層的思考，他整個人癱在牀上，表情呆滯地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告訴我好了，這一個禮拜我都在做什麼？」他無奈地吐了口氣，他知道這個和他共事多年而且住在同一棟公寓的老友，一定知道他的行蹤。

「你和平常一樣啊，上班，晚上打網球，游個泳，不然就是一個人到仙度納喝杯咖啡或馬丁尼，然後上床睡覺。」

楚天點點頭，這的確是他常做的事，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「每天都這樣嗎？一直都是老樣子？」雖然重複同樣的事情，他還是沒什麼印象，因此他企圖尋找不同的地方，以喚起記憶。

「沒錯，一直到禮拜四都是這樣。」

「那禮拜五呢？」楚天緊接著問。

「你去屏東，禮拜五下午去，禮拜天下午回來。」

屏東！他瞪大眼睛看他的朋友，伯文攤開雙手，露出愛莫能助的微笑，想從朋友身上得到進一步答案的企圖是失敗了。他緊閉雙眼，任思緒馳騁，但思緒之馬卻被迫站在空盪盪的黑暗中，不知向何方前進。當他再努力地思索，竟感覺有兩片銅牆壓擠過來，他承受不住這壓力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有一種快被壓碎的感覺，他用力甩動腦袋，突然睜開眼睛，人也好像解脫了一樣輕鬆下來。

他看看四周，伯文躺在沙發上，不知思考什麼，沒有注意到他。他再度閉上雙眼，讓自己盡量放鬆，此時心湖中泛起淡淡甜甜的情愫，這感覺讓他陷入戀

愛中的飄渺與悸動的心緒中，同時卻摻雜著強烈的心痛，使他有種想哭的衝動，他愈來愈迷惑了，「這到底是件什麼樣的事情呢？我在屏東究竟……」他無法再想下去了，不覺發出一聲嘲笑聲。

「真可笑，五年來第一次長假，而我卻連這一假期如何度過的都記不起來。」

「是啊！可笑啊！」伯文歪躺著瞪了楚天一眼，用懶懶的語氣回答。

楚天沈默地思索一下說：「大概這叫記憶喪失症。」

「我猜也是這樣，應該只是暫時現象。」

「說不定不是暫時的，」事實是如何他沒有把握，但幾次的嘗試使他悲觀了，「也許是永久的。」

「也許吧，不管怎麼樣，明天早上醫師來了，你就會知道了。」伯文默然接受他的看法。

「也許。」楚天低沈地反覆說，這話加深了兩人沈重的心情。

「這種情況有時候要觀察一陣子才能確定。」楚天心不在焉地繼續說，這話其實是在安慰自己，但他內心仍在為這些判斷搏鬥著。

記憶喪失症？他無法把自己跟這幾個字聯想在一起，「那是電視劇才有的情節，不可能發生在實際生活裡，不可能發生在像我這般平凡人的身上！」他雖然極力抗議，但事實終是事實，他只好嘲笑自己說：「心靈的傷害已夠重了，身體還要面對這種窘境，硬著頭皮接受吧！大概你上輩子做盡了虧心事，這輩子注定要遭受到報應！」他露出了苦笑。

一位護士走了進來，姿態輕妙優雅，對他露出親切的笑，這是位年紀大得可以當他母親的女士，她摸摸他的額頭，然後點點頭，笑一笑說：「忍耐一下，你很快就可以康復了。」楚天看她端莊有威嚴的樣子，猜想她是護士長，仔細看她胸前的名牌，果然不錯。

接著兩名年輕護士進來，都是既漂亮又和藹可親。她們推著滿載藥瓶的小車進來，幫他換上新的點滴，是葡萄糖的，然後更換冰枕。楚天靜靜地看著她們熟